



T m

姆咪谷的伙伴们

[芬兰] 托芙·扬松 著 任溶溶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

姆咪谷的伙伴们

[芬兰] 托芙·扬松 著 任溶溶 译

Tove Jansson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7-5151

© MOOMIN CHARACTERS™

Licensed by Medialink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姆咪谷的伙伴们/ (芬)托芙·扬松著;
任溶溶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(托芙·扬松姆咪故事全集)
ISBN 978-7-02-012417-6

I. ①姆… II. ①托… ②任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
-芬兰-现代 IV. ①I53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6380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尚 飞
装帧设计 李 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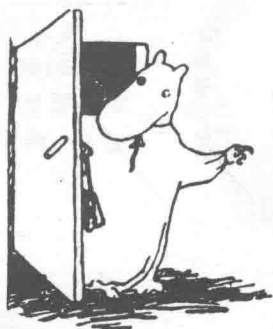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6.125
插 页 2
字 数 95 千字
版 次 201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417-6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

我是姆咪妈妈。现在请把书翻到下一页，
看姆咪爸爸有什么要向大家介绍的……

—...~ 姆咪画廊 ~...—



我是姆咪爸爸。当然，现在你们都认识我了。我这会儿正在发愁——我只想知道我的帽子上哪儿去了。

这一个是小吸吸，姆咪特罗尔的一个小朋友。他有时候笨手笨脚的，不过他心眼蛮好的。



这是小嗅嗅。他是一个孤独的小家伙，完全不像他的爸爸——大快活，不过他同样有自己的主见。

我说不准这个格罗克在这里干什么。她除了当一个惊叹号外，没多大用处。



哈！这位是准哲学家，我们的老朋友麋鼠。他喜欢没人打搅他，让他好好地思索问题——至少他是想让我们相信他是在这样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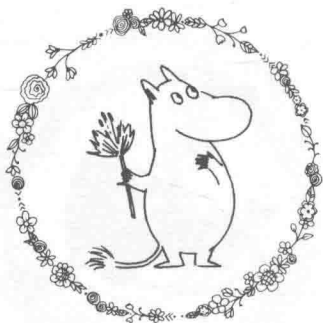
这两个是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某甲和某乙——淘气的一对。他们太喜欢玩射豆枪这类玩意儿了。不过，我也有过小的时候，这个我懂。





这是女人味儿十足的斯诺尔克小妞。她曾经爱上了姆咪特罗尔，可是你看看他为她做了些什么。现在，我想起了我自己是个小男孩那会儿……

不过再说下去，如果你高兴，可以说姆咪特罗尔是从老姆咪这块老木头上掉下的一小片小木头。看见他，总让我想起我的小时候……



至于这位赫木伦——为什么这些赫木伦都穿那么多衣服呢？别忘了他是我们姆咪谷最权威的集邮家，同时对姆咪的家谱最熟悉。

好，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多关于姆咪谷这些古怪又可爱的居民的故事，你们应该看看关于他们的书。我大约在 1952 年写了上面这些说明，时间过得多么快啊！我现在又得在下面再加上几句。

我们在那个奇怪的夏天遇到了这位米萨贝儿。她多么高兴在我的戏里演出和换衣服啊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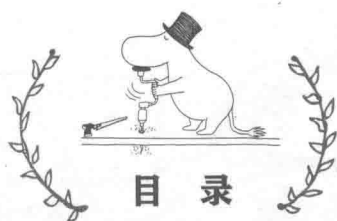


这个奇大无比的家伙又是一个赫木伦。有一年冬天，他来到了姆咪谷。他是位了不起的空想社会改良家。嗯……有点太吵闹了。

啊，小啾啾——她特别喜欢去游泳馆，尤其喜欢去海滨。说实在的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她算得上是一位哲学家。



少了小咪咪，这人物表就不完整了。如果没有她的沉着冷静，我们可怎么办？好了，乖小姐，现在咱们得暂时说再见了。



春天的曲子 1

恐怖的故事 16

老担心大难临头的菲利钟克 34

世界上最后一条龙 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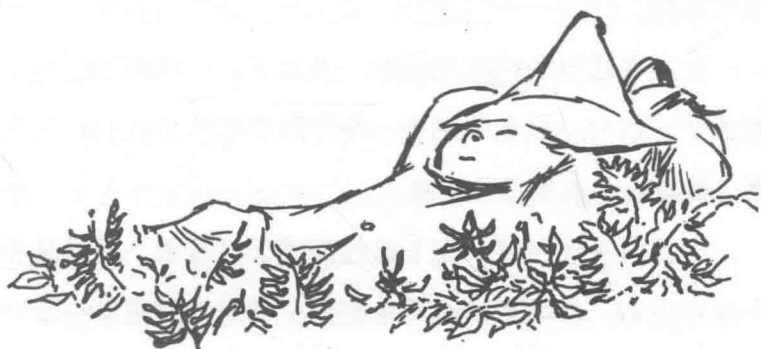
爱静的赫木伦 79

看不见的小姐 105

西德里克 125

圣诞节是什么东西 138

哈蒂法特纳们的秘密 154



春天的曲子

四月底一个万里无云的安静傍晚，小嗅嗅上北方去看山坡上还没有融化的雪，感到走得已经够远了。

他沿着宁静的田野，听着也在从南方往北飞的鸟儿叽叽喳喳叫，已经走了一天。

一路走下来他轻松愉快，因为背囊差不多空了，心中无忧无虑。他喜欢这些树木、这种天气和他自己。明天和昨天都离得很远，只有现在，太阳在桦树间红艳艳地照着，

空气凉爽。

正是在这样的傍晚应该吹一首曲子，小嗅嗅想。一首新曲子，其中一段歌唱期望，两段歌唱春天的忧伤，其余部分歌唱一个人独行的乐趣。

这首曲子他在帽子底下已经酝酿了好几天，只是还不大敢吹出来。必须等到有充分把握，到时只要嘴唇一凑到口琴上，所有的音符就马上归位，跳到它们该去的地方。

万一过早放出来，它们会走错地方，成不了好曲子，甚至会全部失去，再也收不回来。曲子不好作，特别是作叫人又快活又忧伤的曲子。

但这个傍晚，小嗅嗅觉得他有把握作成这首曲子。它已经等在那里，几乎酝酿成熟了——它会成为他作过的曲子中最好的一首。

等他回到姆咪谷，他要坐在桥栏上吹它，姆咪特罗尔准会马上说：“这是首好曲子。的的确确是首好曲子。”

小嗅嗅停下来，觉得有点不自在。是的，姆咪特罗尔总是等着他，想着他。家里那个姆咪特罗尔崇拜他，总是对他说：“你当然应该感到自由自在。你当然应该出去走走。我很理解，你有时候需要独自一个。”



他老是由于失望而流露出忧郁眼光，毫无办法。

“唉，唉。”小嗅嗅对自己说着又走起来。

“唉，唉。这姆咪特罗尔感情丰富。但我现在不去想他。他是个很好的姆咪，但我现在不用想他。今晚我只想我的曲子，今晚还不是明天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小嗅嗅终于把姆咪特罗尔完全忘记了。他东闻西嗅，要找一个好地方过夜。他听到林中不远处有淙淙的流水声，马上朝那声音走去。

太阳最后一道红光在桦树间消失。春夜慢慢地降临，渐渐地变蓝。整个树林变了样，白色的桦树干在蓝色的暮色中一棵接一棵地过去。

那是条很好的小溪。

它湍急地在去年落下的一堆堆叶子上流过，在残冰的窄缝中穿过，在绿色的青苔间急转直下，变成一道小瀑布，倾泻到下面的白沙水底上。它有时候发出尖细的蚊子嗡嗡声，有时候想要发出可怕的隆隆声，却一下子停住，带着一些融雪汨汨地流，咯咯笑它们。

小嗅嗅站在潮湿的青苔上倾听。我一定要把这小溪也作进我的曲子里，他想，我想可以把它放在副歌中。

瀑布附近一块小石头忽然松了落下去，使小溪的最高音提高了整整一个音阶。

“不坏，”小嗅嗅入迷地说，“正该这么写。这样来个突然变化。我还必须给这小溪专门谱一首曲子。”

他拿出他的旧平底锅，伸到瀑布那里装满了水，然后到枞树间找柴火。由于春雨，地上还是湿的，小嗅嗅爬了好一段路才在被风刮倒的荆棘丛下找到一些干树枝。他出来时什么东西忽然大叫一声，在他面前闪过，到枞树间不见了，一路上还在尖叫。

“对了，”小嗅嗅说，“到处都有林中的爬虫。它们老是那副紧张样子，真可笑。越小越神经过敏。”

他找到了一个干树桩和一些干树枝，在小溪边生起旺旺的火堆。小嗅嗅一向自己做晚饭。他尽量避免给别人做晚饭，也不想吃别人的晚饭。有那么多人吃饭时爱不停地讲话。他们要用椅子和桌子，有人还用餐巾。他听说有人每次吃饭要换衣服，但这也许是造谣。

小嗅嗅吃他的薄汤时有点心不在焉，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桦树旁的青苔。

曲子已经要到手了，很容易就能用尾巴抓住它。但可



以等一等，它已经被团团围住，跑不掉了，还是先洗盘子，然后点起烟斗——等到篝火快灭，夜间的动物开始互相呼唤的时候，歌就到来了。

小嗅嗅正在小溪里洗平底锅，看见了那只小爬虫。它坐在远远一头的树根底下看着他。小爬虫的眼睛露出害怕但充满好奇的神色，看着小嗅嗅的一举一动。

一蓬头发下两只害羞的眼睛。就是那种从不受人注意的小人物的眼睛。

小嗅嗅装作没有看见它，把火弄旺，折下一些枞树枝铺在地上，坐在它们上面。他拿出烟斗，点着了，向夜空吐了几口烟，开始等他的春天曲子到来。

曲子没有到来。他只感到那只小爬虫的眼睛在死死盯住他，盯住他的一举一动，充满佩服之意。他又开始感到不自在了。他拍拍爪子叫道：“嘘！走开！”

那小爬虫听了他的话，反而从树根底下钻出来——当然还是在小溪对岸——胆怯地说：“但愿我没有吓着你吧？我知道你是谁。你是鼎鼎大名的小嗅嗅。”

接着那小爬虫下水，涉水过来。但小溪对它来说太宽了，水也冰凉。小爬虫两次没站稳，翻了个跟头，但这时



小嗅嗅觉得太不自在，简直没想到去帮帮它。

最后这只又瘦又可怜巴巴的小爬虫爬上了岸，牙齿捉对儿打着架说：“你好，遇到你我太高兴了。”

“你好。”小嗅嗅还是冷冰冰地回答。

“我可以在你的火堆旁边暖和一下身子吗？”小爬虫继续说，那张湿淋淋的小脸快活得放光，“只要想想，我马上就要成为一只在小嗅嗅的火堆旁坐过的爬虫了。我永远忘不了。”

小爬虫再挨近一点，把一只爪子放在小嗅嗅的背囊上，一本正经地悄悄说：“你的口琴是放在这里面吗？你带来了没有？”

“带来了。”小嗅嗅很不高兴地说。给它一搅，他的曲



子失去了，孤独感没有了，一切变样了。他咬着烟斗，盯着面前的桦树却视而不见。

“现在别管我，”小爬虫天真地说，“我是说你万一想吹口琴的话。你永远猜不出我多么想听点音乐。我从来没有听过音乐。但是我听说过你。刺猬他们，还有我的妈妈都说起过你……刺猬有一次还见过你呢！是的，你真想象不出来……这里难得有什么事……不过我们向往得很多很多……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嗅嗅问它。这个晚上反正已经给它破坏了，因此他想还是跟它聊聊算了。

“我太小了，还没有名字。”小爬虫渴望着说，“说实在的，过去还没有人问过我叫什么名字。现在我遇到了你，我听到那么多、一直想见见的人，而你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叫什么名字！你认为……也许你可以……我是说，你给我想出个名字来会很费事吗？想出个只给我一个人用而不给任何人用的名字？今夜就想出来？”

小嗅嗅咕哝了一声什么，把帽子拉到眼睛上面。什么东西扑着尖长的翅膀飞过小溪，在树木间发出悠长而忧伤的叫声：“嗡嗡——嗡嗡——蒂呜——”

“对一个人崇拜过头，就不可能感到真正自由自在了，”小嗅嗅忽然说，“我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你什么都知道，”小爬虫挨得更近一点说下去，“我知道你什么都见过。你说的话句句是正确的，我一直想变得和你一样自由自在……你如今是到姆咪谷去休息，并且见你的那些朋友吧？刺猬告诉我，说姆咪特罗尔冬眠一醒来就开始等着你……知道有人想念你，一个劲儿地等着再见到你，这不是件高兴的事情吗？”

“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。”小嗅嗅狠巴巴地大声说，“也许我根本不到那里去。也许我要到别处去。”

“噢，那么他要伤心的。”小爬虫说。

它的毛干了，变得松软，淡棕色。它再一次摸那背囊，小心地问道：“也许你可以跟我讲讲吧……你旅行了那么多地方……”

“不！”小嗅嗅说。他生气地想：它们为什么不能不过问我的旅行呢！它们难道不明白，如果我把它说出来，我就要一句一句地讲，它也就像一串珠子断了线那样散开了。这样一来它没有了，等到我尝试想出它到底是什么样子时，我记得的只有我自己讲的故事。